

周郎作品集

鸳鸯血系列

震天弓·红蔷薇

中华武侠小说大奖获奖作品

周郎著

太白文



周郎作品集

震天弓
·
红蔷薇

太白文艺出版社

鸳鸯血系列(1—10)

周 郎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2200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80605-745-5/I·650

定价:1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周郎作品集书目

美人拳·合欢梳	(全一册)	16.80 元
九合掌·金鞭花	(全一册)	16.80 元
震天弓·红蔷薇	(全一册)	16.80 元
风雷鼓·小白钩	(全一册)	16.80 元
白雪刀·织心拐	(全一册)	16.80 元
蝴蝶戟·胭脂扣	(全一册)	16.80 元
黑月亮·离魂伞	(全一册)	16.80 元
香木剑·野王旗	(全一册)	16.80 元
星星索·苦情玄铁剑	(上、下)	33.60 元
横刀万里行	(上、下)	34.00 元
续横刀万里行	(上、下)	34.00 元
伤心万柳杀	(上、下)	38.00 元
潭柘	(上、下)	36.00 元
燕歌行	(上、中、下)	49.00 元
续燕歌行	(上、中、下)	49.00 元

● 鸳鸯血系列

震天弓

太白文艺出版社

序 言

一九九三年盛夏，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策划编选了一套《武侠新星丛书》，希望能以此举促进中华大陆武侠小说的健康发展和创作繁荣，并企盼从事武侠小说创作的颗颗新星能藉此阵地光彩夺目地冉冉升起。当时学会秘书处责成我为这套丛书书写一总序，其实，我深知自己绝非写序的适当人选，因为我既粗闻寡学，又对中华大陆武侠小说创作界所知甚少，然而，信任和盛情难却，我还是在锐意搜求、日夜耽读以后，写就了一篇小序。记得当时我特意引用了黑格尔老人的一句名言：“在历史中，会产生新的东西。”因此我预祝当代武侠小说作家能以新的创作态势和当代意识观照这一小说类型的特殊领域，并做出新的贡献。

两年后，中华大陆的数十位中青年武侠小说作家不负广大读者的厚望，创作出了一大批读之令人心旷神怡的优秀作品，而且在首届武侠小说创作大奖评比活动中，就有四部作品分获银剑奖和铜剑奖。其中周郎的一部《鸳鸯血》就获得了殊荣，胜利地捧回了银剑奖。

从收入《武侠新星丛书》中的第一部《天香血染衣》到《鸳鸯血》，以及后来的这几部新作品，我认为周郎兄应属于中华

大陆中的那种能以其厚重的历史感和特有的灵性激活历史和武侠世界的新型武侠小说作家群中的一员。更明快地说,这一作家群创作的总特征是:武侠题材的拓宽,史识的更新和叙事模式的转变。开阔的历史胸襟和视野,使他们主动思考许多历史现实现象和咀嚼那品之不尽的人生况味。而周郎武侠世界的特异之处,又在于他艺术心灵的活跃和想象力的丰富,于是他在展现和处理他心目中的武侠世界的视角时就出现了全方位的新变。无论在礼赞侠魂和民魂中,还是在反思历史、剖析世情上,由心灵的真诚而抒忧发愤,更见深广。其小说美学风格,则豪放、婉约、粗犷、灵秀兼而有之。至于结构布局,叙事技巧和话语运用都有新颖之处。无论主线浓墨重彩的叙写还是副线的清新笔触,其功力完全可以和当今港台武侠小说界的创作相媲美。同时也必然深契于二十世纪中国武侠小说之本质。这绝非是我们的狂妄自大,而是站在第一线的武侠小说人和它的研究者的心爱及广大读者的一份自尊和自信。同时,也是对武侠小说创作这一文化现象的超越力量的一份自尊和自信。

事实上,如果说小说创作是知识分子精神和情感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那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大陆武侠小说同样是武侠小说作家审美化的心灵史。作为各色小说类型中的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武侠小说,通过几代作家的努力,在二十世纪初叶开始即以生命的个体形式和独特的话语询问自我与民族精神的去路。而我们同样深信,在这一世纪初的晨曦中便开始的询问,绝不会随着世纪末的黄昏降临而终结。二十世纪中国武侠小说的存活,是一个古老民族百年的梦想与特异的审美追求的表征。在色彩斑斓的梦想牵引下,新型

的武侠小说走向繁荣是可以预期到的。

周郎兄得天独厚。在他创作的旺盛期,恰值改革开放之风劲吹,他既可以不断地吸纳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可以接受今日人文精神的熏洗,更有各种可能学习西方先进小说叙事学中的种种技巧。而像先行者金庸、梁羽生、古龙诸巨擘的那种政论家的见识、史学家的学养以及小说家的想象力,无疑都会给他以精神滋养。事实也证明,周郎的武侠小说的内在气质,就有着民族的骨骼和气脉,所以我们能容易把握到他的小说的文化精神,即历史精神与时代精神交汇和融凝的产物。基于此,周郎拥有一个稳定的读者群,他的精神同仁和不少挚友也都看好他的积极成果,并认为他是众多武侠小说作家中最富内在创作潜能的一个。因此,愚以为周郎兄的新型武侠小说创作及对武侠世界的发现还必将继续。我们寄厚望于他的是,他能把目光更成熟更成功地投向现实与未来。

宁宗一

1998年6月16日于南开寓所

内 容 简 介

江南两个暗器天才任独立和燕双飞要一决高低,名义上是江南太小,容不下两只虎,实则是因为一种神奇的武器“震天弓”。明艳无俦的罗敷全家死于震天弓下,她听信任独立,认为燕双飞是凶手,前来复仇。燕双飞的朋友苏三和李抱我赶来相助燕双飞,却察觉事情诡异莫测。任独立的同伙阮飞燕暗中不停地削弱任独立的实力,同时又撺掇罗敷击杀苏三和李抱我,且点明任独立是贼喊捉贼。苏三爱上了蔷薇园的主人金薇姑娘,并从她口中得知任独立就是震天弓的主人,而李抱我则与罗敷是青梅竹马的伙伴。苏三极力安排李抱我和罗敷见面,促成好事,自己却因一场误会痛苦地离开了金薇姑娘。

决斗之前,燕双飞发现自己的爱侣已被任独立掌握,而任独立也发现自己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但都已欲罢不能,任独立因震天弓已被阮飞燕手下人弄坏而亡,燕双飞等人也摧毁了阮飞燕的势力,可燕双飞也永远失去了爱侣。

目 录

第 一 回	春夜之雨	(7)
第 二 回	飞燕楼	(20)
第 三 回	最美的花	(32)
第 四 回	罗 敷	(44)
第 五 回	震天弓	(56)
第 六 回	夜深沉	(70)
第 七 回	破 晓	(82)
第 八 回	蔷薇园	(92)
第 九 回	火 坑	(104)
第 十 回	无奈黄昏	(116)
第十一回	今夕何夕	(128)
第十二回	冤 家	(141)
第十三回	落花·微雨	(155)
第十四回	小 环	(166)

第一回 春夜之雨

春夜。细雨。

李抱我抱着肩头，在雨中默默地走着。

细雨已淋湿了他的衣裳，李抱我还是走得不紧不慢地，好像正在想什么心事。

一阵风迎面吹过来，吹斜了灯光里发亮的雨丝，也吹得李抱我哆嗦了一下。

他嘟囔了一句：“真冷。”但却没有找个地方避雨，甚至连脚步也没有加快。

他正走的路是一条街，一条长长的街。

长街似乎被从人家窗口透出的灯光割断了，断成一节一节的，一节白，一节黑。

李抱我也就一会儿走入光明，一会儿又被黑暗吞没。

当他又踏入一节黑暗的道路时，就听到了细雨声中另外的一种声音——金刃破空声。

而且他甚至能猜到，正卷向自己后腰的是一种很重很重的长兵器。

是狼牙棒！

抓不住，挡不得的狼牙棒！

夜漫漫，雨绵绵。

苏三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春雨发愁。口中不住骂道：“早不下，晚不下，偏偏今晚上又下起来了，真是的！”

房中摆着一桌酒菜，还没动过。看来苏三正在等客人，而且很怕那客人会因下雨而不来了。

苏三这人很少请客，从来都是别人请苏三喝酒。可今晚苏三居然改了性子了。

苏三请的是谁？

“老子头一回请客，你就不长眼！”苏三还在骂老天不该下雨：“你又不是不晓得，那家伙最不喜欢下雨天？”

老天自然不会反驳。苏三骂了一阵子，觉得无味，自己乖乖住口，但还是舍不得离开窗子。

“这小子向来下雨天不出门，别不是今晚不来了。”苏三喃喃自言自语：“可明明说好的，下刀子也得来呀！”

风从窗口吹进来，点点细雨落在苏三脸上，凉嗖嗖的。

苏三突然跳了起来：“下刀子？”

他刚念出这三个字，窗外就起了一阵狂风。

狂风从窗口吹进来。

吹进来的是刀子！

数不清的刀子！

满是尖刺的狼牙棒横着扫过，将黑暗中的一大片雨

点扫向光明。

李抱我突然之间就五体投地，趴在了地上。狼牙棒扫过的狂风连他已被湿透的头发都吹了起来。

李抱我在倒地的同时，右脚已向后退出，左脚也已向上勾起。

一声闷响、一声脆响、一声惨呼。

然后，黑暗中一柄狼牙棒飞了起来，飞过那一节光明的街道，远远落在另一节黑暗里。

李抱我贴地向后一滑，转眼间就站了起来，站在了他刚走过的那一片光明里，站在一个人身边。

那人黑衣蒙面，正抱着被踹断的右腿不住地抽搐着。

李抱我静静看了半晌，突然蹲下身，两手在那蒙面人的断腿处一阵拍动，蒙面人的抽搐立刻停止了，眼中怨毒、恐惧的凶光也被一种茫然之色替代。

李抱我站直身子，摸出一个小药瓶扔进蒙面人怀里，冷冷道：“七天不能动。”

然后他就转身走了，走得仍然很慢。

蒙面人怔怔地坐在地上，看着李抱我消失。他似乎想张口喊叫什么，但一点声音也没发出来。

真的下刀子了！

雨点一般密的刀子！

和刀雨一同进窗的还有声暴叫：“下刀子！”

第一把飞刀刚过窗棂，苏三已经呆在墙角了。

他站在那里，目送着密集的刀雨射入房中。

那桌酒席被刀雨摧垮了，连桌子都已被割成了碎木

块。

最后一把飞刀刚进房，苏三已从窗口闪了出去，一把抓住了一只脚。

已快跃上墙头的一个人被他硬扯了下来。

苏三的手松开，沿那人脚腕向上连点，一直点到肩头，不待那人落地，又抓住他后颈，拎着进了房。

自始至终，苏三只用了一只手。左手。

他的右手一直牵着袍角，生怕被地上的积水弄脏了他那身崭新的袍子。

椅子自然也已碎。

李抱我就坐在地上，冷冷道：“你请客？”

苏三坐在他对面，苦笑道：“对！”

李抱我好像根本就没看见地上的碎碗破瓷、一塌糊涂的菜肴和四处飘香的酒汁，仍是盯着苏三问：“吃什么？”

苏三笑得更尴尬：“吃刀子！”

李抱我似乎根本就不知道“刀子”是什么，他居然笑了。

“刀子呢？”

苏三跳起来，扯开屏风，指着地上的一堆飞刀道：“在这里，一共一百二十八把。”

被苏三点了穴道的那个人就躺在那堆刀子旁，可李抱我就像没看见似的：“你请我吃这些刀子？”

苏三笑道：“这个人请我吃，我一个人吃不下，只好请你一起分享。

李抱我拍拍肚子，很舒坦地微笑道：“我就知道你这人说话不可靠，请客也肯定是假的，所以我在路上就已吃过了。”

苏三又苦笑：“吃得怎么样？”

李抱我正色道：“很饱。”

苏三叹气。“你吃了点什么？”

李抱我慢慢地道：“狼牙棒。”

苏三道：“狼牙棒？滋味怎么样？”

李抱我道：“当然比飞刀好吃一些。”

说完这句话，他就盯着刀子旁边的那个人看，不再理睬苏三。

苏三道：“这小子什么也不肯说，硬得很，你有什么办法让他开口？”

李抱我还是不理他，径自走到那人身边蹲下，仔细地端详了好一会儿，才伸手去解那人穴道，也不知他究竟看出点什么名堂。

苏三急了：“干什么？干什么？”

李抱我冷冷道：“放人。”

苏三一把将他扯了起来，大叫道：“他是我抓的！老子不许你放！”

李抱我不说话，只是冷冷盯着他的眼睛。

苏三被盯得心里发毛：“你看我干什么？”

李抱我还是不说话。

苏三终于气得一松手，跺脚道：“好好好！你放、你放！”

他转过身，大声道：“只当老子没看见，眼不见心不

烦！”

李抱我拍开那人穴道，退到苏三身边，连看都不再朝那人看一眼，对苏三道：“你饿不饿？”

“饿！”苏三吼得山响。

李抱我冷笑道：“饿？饿你还喊得这么有劲？”

苏三气呼呼地道：“我没劲又能有什么办法？都这么晚了，酒店都关门了，上哪里找吃的去？老子总不能吃自己的肉吧？”

房中有人笑了起来：“我知道有个地方还没打烊！”

说话的居然是那个送了苏三一百二十八把飞刀的人。

李抱我冷笑道：“你还不走？”

那人笑道：“你救了我一命，我要还你的情，我可以领你去一个地方喝酒。要知道，夜已很深了，能找个喝酒的地方，实在跟救命差不多重要。”

苏三嘴巴闭得紧紧的，不说话。因为那人只说要领李抱我去，可没苏三什么事儿。

但苏三实在很生气，气得要命。

李抱我却冷冰冰地道：“我不想喝酒。”

苏三更生气了，如果李抱我一口答应下来，他就可以偷偷跟去了。

李抱我这么做，简直就是要苏三的命！

可他偏偏没有说话的权利。

那人道：“那里的酒可是很不一般的，有陈了二十年的竹叶青、女儿红……”

苏三忍不住悄悄咽了口唾沫。可李抱我又哼了一声：“我不去！你滚！”

那人冷笑起来：“而且，酒里面有剧毒，中人立毙无药可救。在那里，你还可以看见指使人今晚用狼牙棒打你的那个人。”

李抱我一下不出声了。

苏三却吼了起来：“他不去！你滚！”

那人冷冷一笑，转身走向窗口，就想往外跳。

李抱我突然叫了起来：“谁说我不去？”

苏三气哼哼地道：“要去你去，老子是不会去的。”

那人哈哈笑道：“好像我也没请你去！”

苏三瞪着那人，那人也瞪着他，两人都不含糊。

那人实际上岁数并不大，长得也相当英俊，像个温文尔雅的书生，谁也不会想到，他刚才居然发出了一百二十八把飞刀，想要苏三的头。

那人瞪了半晌，突然睁开眼睛，叹了口气，“说实在话，苏三，我还从未碰到过轻功像你这么好的人。”

苏三冷笑：“我也没见过一次能掷出一百多把飞刀的人！”又对李抱我瞪眼道：“而且我也第一次碰到你这么个糊涂虫，见人就放！”

李抱我根本不理他，对那人道：“你带我去酒店！”

那人看看苏三，微笑道：“你如果真的要带我去我可以连你一起请。”

苏三笑得很勉强：“我不去！我去干什么？又没人请我去送死！老子还想多活几年。至少要比李抱我多活几年。”

李抱我早已翻身出窗，根本就不和苏三搭腔。